



偵察員的報告

天津通俗出版社

PDG

目 錄

- 爲嘛不冒火花 陳 晨 (1)
- 披着“醫生”外衣的劊子手 (5)
- 人民的死敵劉玉良 吳漢民 (9)
- 機智的孫玉蘭和米淑蘭 慰 會 (11)
- 不速之客 吳壽頤 (14)
- “旅客” 干 之 (17)
- 兩封介紹信 朱共華 (19)
- 奇異的“辦案”人 林 青 (25)
- 三張紙條是誰貼的 炳吉等 (30)
- 偵察員的報告 崔潤澤 (35)
- “景浩”是誰 許慈文 (38)
- 深山追蹤 吳漢民 (42)

爲嘛不冒火花

一個謎

一九五四年八月的一天夜裏，十二點多鐘，天津鋼廠煉鋼部大修某號馬丁爐的工人，正忙着上架子。爲了提前修好馬丁爐，鑄鋼工段副工長，共產黨員張岐山已經忙累一天了。

另一號馬丁爐剛出完鋼，鋼渣被空氣吹起來往地上落。張岐山穿過大修工程地，站在鑄鋼池子的旁邊。天車吊着巨大的鋼水包，澆完第二排鋼錠，又往第三排移動。張岐山忽然看見第二排鋼錠模子冒出來晃眼的火花，可是第一排鋼錠模却什麼也沒有，鋼水流了一地。顯然，第一排模子裏沒澆進鋼水去。他剛要朝正在澆鋼的鑄鋼乙班班長楊春立走去，楊春立却慌張地跑了過來：“張工長！趕緊換第二排的中心鑄管，大概是崩進渣子去了，鋼水澆不進去！”

刻不容緩，張岐山一方面讓他繼續澆第三排鋼錠，一方面想辦法搶救剩下來的鋼水。他心想：要弄清這件事，就得保護好這個現場。

這時，工長孫殿孔、車間安全員全來了。楊春立拿了把掃帚走了過來。張岐山喊着：“把掃帚放下，拿撬棍把中心鑄管撬開！”

楊春立像是很焦急，喊道：“把東西都清理走再找毛病！”

張岐山攢着拳頭說：“不行！把東西清理走還找什麼毛病？先找毛病！”這時，他腦子裏浮現出一個人影子來：敵僞統治時候，瞪着眼睛叫日本人打工人；解放後，他背地罵共產黨是一幫窮小子。這個人，就是過去號稱“楊家五虎”之一的楊春立。

“找哪的毛病啊？”楊春立嘴裏咕嚕着，拿個榔頭要把中心鑄管砸碎，又被張岐山攔住。

中心鑄管被撬開的時候，張岐山往裏一看，一堆鐵礦渣子堵住了四個鋼水口。平常，這個地方被風吹得乾淨極了，連點土球全沒有，哪來的鐵礦渣子呢？楊春立說：“這是誰碰在裏邊的？真是不小心！”

“碰的？不見得吧！多少年我還沒看見過往這裏碰鐵礦渣子的呢？”張岐山的話像是一把利劍，楊春立“啊……”了一聲，但臉上仍然很鎮靜。

追 查 下 去

天亮了。孫殿孔、張岐山和鑄鋼乙班全體工人開會，要檢查這次奇怪的事故。張岐山說：“我們要仔細地找原因，大胆懷疑！一定要把這事弄個水落石出！”

楊春立先發言了，他說：“這事可該弄清楚啊！技術上沒問題，我想：也許是大修馬丁爐爆破渣子房鋼渣時崩進去的。”馬上有人駁倒了他的說法：“哪有這麼巧的！就是碰巧也不會崩進這麼多！”

楊春立又說：“那麼，可能是刷中心鑄管沒刷乾淨，檢查人又沒檢查出來？”

“不會！沒刷乾淨剩下一點點，也會叫鋼水沖跑了，哪會有這麼多的渣子啊？”這個綫索又被人否定了。

這時，張岐山請示了黨支部書記孫榮昌，作了一次試驗。他抓了一把鐵礦渣子，往中心鑄管裏一扔，鐵礦渣子正好堵住了四個流鋼水的口子，堆的大小和夜間發現的一樣。張岐山向孫榮昌說：“肯定了！這是有人故意放的！”

懷疑範圍縮小了

黨支部書記告訴張岐山說：“你要抓緊時間休息啊！”張岐山說：“休息不下去啊！這件事一定要弄清楚！工作這麼多，壞分子再破壞一下子就了不得！”他說完，又出去了。他向工人們了解，爆破渣子房以前，有誰停留在鑄鋼池子裏。工人們說：“是楊春立和邱福田！”這樣，懷疑的範圍，由許多人，縮小到這兩個人的身上。可是這時又有人告訴他：“楊春立曾經往鐵礦渣哪去了一趟！”一個北京鋼鐵學校的實習生也告訴孫榮昌和張岐山說：“爆破工作進行完以後，楊春立頭一個到鑄鋼池子裏去的，但後來又走了出來，不知幹的什麼？”許多人看到的聽到的，又把懷疑範圍，縮小到楊春立一個人的身上。

水落石出

張岐山和公安人員先找邱福田談話，邱福田說：“穩好模子以後，我和楊春立都在鑄鋼池子裏，可是我一聽見爆破警報，我先走出去了，楊春立留在後面。”公安員叫邱福田出去了，又把楊春立找了來。

“這次事故是怎麼發生的？我們想找你幫助分析分析。”張岐山冷靜地說。

“肯定是鐵礦渣子問題。可是怎麼進去的？誰也沒去過那裏呀！”楊春立也裝出一副懷疑的臉色。

“誰也沒進去？有人進去的！”張岐山仍然冷靜地說。

“誰？”楊春立戰抖了一下。

“有兩個人，一個是邱福田，一個就是你！”

“噢！我……記不清了。”楊春立的眼睛，有些不敢看人了。

“爆破以後，有一個人進去！”張岐山微笑地說。

“誰？”楊春立臉色變白了。張岐山立刻大聲說：“誰？就是你！”

這時，黨支部書記、車間主任、保衛科長都走了進來，楊春立感到有些喘不出氣來，嚙着唾沫說：“是……我往裏放……放的鐵礦渣子！”他停了停，又說：“我覺着……我覺着沒人會發現是我幹的，因為當時人很亂。”

“可是我們早就覺着是你啦！”張岐山大聲說。

× × × ×

原來楊春立早就想破壞生產了，這次大修，他認為是最好的機會。那天晚上十一點多鐘，指揮大修工程的廣播台發出爆破渣子房鋼渣的警報，無論大修工人或生產工人，都要立刻離開工作崗位。楊春立在爆破以後，頭一個跑進鑄鋼池子裏，一探身就把鐵礦渣子扔在裏邊了。到張岐山要撬開中心鑄管時，他慌了。忙着要把東西先清理出去，要消滅痕跡，可是又叫張岐山攔住了。在大家追查時，他又故意亂提綫索，想混淆人們的眼睛。但是，在黨的領導下，工人羣衆發揮了高度的警惕性，他一個跟着一個的陰謀，都宣告破產了。

楊春立是個什麼人？

楊春立為什麼要破壞生產呢？下面請看看他是什麼樣的人吧！

解放前，他參加國民黨，仗着他二哥楊春平當工頭、當偽工會理事、國民黨區分部委員、鋼廠“十三太保”之一的勢力，任意打罵工人，號稱“楊家五虎”，沒人敢惹。

解放後，他雖然受到人民的寬大處理，但是仍然堅持反動立場，極端仇恨新社會和共產黨。他說：他恨新社會把他家庭搞“慘”了，叫這些人們（指人民羣衆）“等着我有那一天”。那意

思是，他要等着反革命勢力復辟的那一天，反攻倒算。

平常，他挑撥工人羣衆和黨團員的關係，領導批評他，他只左耳聽，右耳冒，哼哼哈哈。他多次故意造成事故，不是往別人身上推責任，就是說自己“麻痺大意，不負責任”。但是，老虎尾巴在羣衆的眼睛下是藏不住的，他終於被政府依法逮捕起來了。

（陳 晨）

披着“醫生”外衣的劊子手

一 段 記 載

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，天津日報發表過一封建築工會原七區工作委員會的來信，揭發了工人李藹亭因治療不當以致死亡的事件，大概的經過是這樣的：

一九五二年八月廿八日，前華北直屬第二建築工程公司的天津大學工地上，工人李藹亭在拆洋灰盒子板時左脚被釘子扎傷了，他先用破布和黃土擦過血，又被別人扶着到現場的醫務所去看病，大夫當時只作了一般的治療。到九月一日，因傷處化膿開刀。開刀後回到休息室時，李就疼得大哭。勤務員去找大夫時，那位大夫不在，費了很久的時間才找着，拿來藥吃了，轉天，李的嘴就不能張開了。以後，又發現病人小便困難，頭頸轉動不靈活，病勢已非常危險。九月四日送到天津市立總醫院，經檢查診治無效，終於在九月五日因傷致死了。

根據李藹亭的病情，當時是應該立刻注射破傷風預防針的。但因為那個工地主治大夫是個“奇怪”的人，他事先沒有進行負責的治療，事後還認為和他“沒有贓關係”，只勉強作了一個假檢

討，把事故責任推到另外一個護士的身上，護士被撤職了，這個主治大夫却只給了一個記過的處分。

這個奇怪的主治大夫叫孟守孚。

殺人不用刀

孟守孚在假檢討中說他自己很關心工人痛苦。但有時候他上班時關着門在屋裏和女朋友閒聊，却叫工人在太陽地裏排着隊等，他騙工人說：“我正在消毒啦！”夜裏有急診，工人用擴音器喊孟大夫看病，但他裝聽不見。有一次工人把病人抬來了，他說：“你們怎麼知道是急診？不看！”

孟守孚看內科，但他很少用聽診器，常是隨便問問，把頭疼發燒的排在一邊，胃疼的排在一邊，鬧肚子的再排到一邊，然後就拿出包好的“小蘇打”、“健胃錠”或瀉藥，每人分發一包，說“吃了就好”。別人問他這樣行嗎？他得意的說：“工人懂得嘛，給點藥就完，好不了，也壞不了。”

醫務所給工人預備了很多營養藥品，但他很少給工人，人們常看到他把“陳皮糖漿”和“到魯糖漿”的瓶子划破，往自己的嘴裏倒。陰天下雨，他會把酒精倒在水裏，合成五六十度當酒喝，還拿它請客。

工人閻永印的膝蓋被划破了一個口子，找孟守孚去上藥，孟守孚也沒用酒精擦，就高高地把一塊抹了藥膏的藥布扣在受傷者的傷口上。工人看出他是不負責任，就給他提出意見，他被逼着重新給工人上了藥，工人一出門，孟守孚就說：“跟我找醫扭？大夫殺人可不用刀啊！”

兩面派手法

孟守孚在一九五二年五月由東北來到天津。那時他有二十

八九歲，他和工地的一個女廣播員很好，他說自己沒有老婆。但有一天突然由東北寄來一封信，同事們翻映着要看，他才說是愛人寄來的。接着，他又說他愛人是個護士，在老家也有工作。但不久，一個抱着孩子的家庭婦女找到工地上來了，說是孟守孚的老婆。

孟守孚常誇自己看病“快”，是某某醫科大學畢業，但上大學以前都幹過甚麼，他說得很不清楚。

孟守孚在領導面前是唯唯諾諾；在背後却時常謾罵。有三個才到這裏來的年輕醫務人員，由於他的挑撥、煽惑，很快地就對領導不滿，鬧薪資待遇，一直鬧到工地主任和公司經理那裏去，使工作很不好開展。領導人員問孟守孚，孟守孚說是他們嫌待遇少，但是回過頭來對這些年輕的醫務人員却說：“醫務是技術啊，賺這點錢還不如當事務員的。”他還說：“賺這點錢，還不够挨批評的啦！”

還有一些不滿麵粉計劃供應，不滿調整工資和誣讒蘇聯紅軍的話，也是從他的嘴裏傳出來的。

陰 險 惡 毒

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從下邊的事情裏就能看出孟守孚的真面目了。

一九五四年公司的工人們都去河北省某地工作，孟守孚也跟了去。有個叫王瑞鑫的工人，在一天的夜裏送一個姓董的工人去看病，孟守孚最初不給瞧，又推說要送醫院才行，經過王瑞鑫找來工會主席和團支部書記，他才給看了。又過了幾天，等這個王瑞鑫得了胃病找孟守孚去看時，孟守孚就騙他說要打青黴素才能治好，結果是給打的蒸餾水，孟守孚就是利用這種手段來對工人報復。

孟守孚這個惡毒的傢伙，他是用這種卑鄙手段給工人製造痛苦的。他在許多工人的病歷上，記上了“暗號”，看病的時候就給往靜脈裏打蒸餾水。他自己供認，遭他毒手的工人，有一個患羊角瘋病的吳會元，有患胃病的鄭中月和王瑞鑫，還有工人鄭樹森、張雲陸、秦起發等，其中工人鄭中月被他注射了十多次，有一回還加了〇·五公撮的酒精。

孟守孚這個惡毒的傢伙，他還用“大病小治，小病大治”的辦法在醫療上來搗亂，浪費國家開支和企圖貽誤暗害病人。職工王富林、李慶厦偶患感冒，他說是“惡性傷寒”，給轉送醫院。而工地團支部書記魏新忠患盲腸炎時，這個孟守孚却說不礙事，“我給兩粒仁丹”就好了，幸經很快送到醫院醫治，才免除了危險。

原來，孟守孚不是一個醫務人員。而是利用“大夫”的身份作掩護，鑽到我們人民內部來進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。由於他的暗害性的“治療”，他所在的工地病人痊癒很慢，甚至病情發展嚴重，直接影響了建築工程的進行。

揭 開 外 皮

揭開外皮，我們把孟守孚的醜惡歷史抖露出來。

孟守孚是個反革命分子，東北黑山縣人，他在一九四五年加入國民黨，充當國民黨黑山區黨部執行委員，是當時匪黨部的三個主要負責人之一。以後，他又受了一年偽憲兵的訓練，在天津駐紮過。過去一貫仗勢欺壓人民。天津解放前夕，他逃回東北，隱瞞了反動歷史和罪行，混入中國醫科大學承德第四分校學習，以後因為他的反動身份被揭發，逃往遼寧省義縣，以行醫為掩護潛居下來，以後又混入義縣第三區人民政府衛生所工作，後來偷盜了該區政府衛生所公章潛逃來津。

到天津後，他就自己私填證明，在天津大學工地臨時給工人

看病，最後混入當時的華北直屬第二建築工程公司天津分公司當大夫，進行他的罪惡活動，暗害工人。

他是鑽到我們人民內部進行暗害活動的反革命罪犯。公安部門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依法逮捕了他。

（據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四日“新晚報”）

人民的死敵劉玉良

一九五五年八月十日下午，在一間寬敞的預審室裏，一個三十多歲的人，前腦門禿得像個“瓢把”，一雙賊眼左右不住地閃動着，臉上顯露出一種驚慌不安的神色。這就是反革命分子劉玉良，是殺害共產黨員、國營天津棉紡二廠工人宋志平的兇手。

× × ×

事情發生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早晨四點多鐘。

棉紡二廠老布場整經車間夜班的工人們正在緊張地勞動着。整經工人宋志平，剛落完軸，正在帳桌上寫過磅數字的時候，不幸遭到了反革命分子劉玉良的暗殺。一個為羣衆愛戴的、工作積極的共產黨員、車間工會組織委員，被反革命分子殺害了。

反革命分子劉玉良參加過僞軍，混進了棉紡二廠以後，他把這段反動歷史一直隱瞞着，在表面上僞裝得很老實。因此在一九五三年騙取了工會小組長的職務。這個反革命分子，對共產黨、對工人階級充滿了仇恨，處心積慮地想進行破壞。一九五五年二月間，改選工會小組長時他落選了。因此，他就懷疑是宋志平揭露了他的反動歷史；他看見宋志平常跟小組其他工人研究生產問題，也懷疑是談論他的問題。因此他對宋志平就更加仇恨，暗暗打了主意，企圖殺害宋志平。在行兇的前三天，他的精神就

有些反常。幹活慢慢騰騰，有時發愣，晚上也睡不着覺。原來他正在窺測方向，尋找殺人的機會呢！果然，就在二十六日那天早晨，趁車間工人們正在緊張工作的時候，劉玉良就乘機拿起車間壓綫用的大鐵棍（十三磅重），朝宋志平的腦後猛打，將宋志平殺害了。

× × ×

反革命分子劉玉良蹣跚地走到預審員跟前。預審員指給他一條長板凳坐下來，然後把公文紙放在桌子上，準備記錄供詞，便開始問道：

“劉玉良，你現在把殺害宋志平的動機再談一談吧！”

這時，劉玉良雙手支在膝蓋上，胆怯地、結結巴巴地談着：

“我，我過去都說過了，就是因為我過去參加過漢奸隊沒交代，今年小組長又落選了，我就懷疑自己歷史問題被檢舉了，又常看姓宋的跟一些工人在一起談話，我就懷疑他們琢磨我。我還能瞪兩眼叫他們折騰死嗎？我就想：好吧，看我給你們個厲害的嚐嚐。”

“你爲什麼要打宋志平？”預審員追問着。

“因為姓宋的是個共產黨員，又是工會組織委員，我想我的小組長落選一定是他檢舉的我，心裏就恨他。那天正好姓宋的在帳桌上寫字，我就抽冷子抄起鐵棍朝他腦袋打了兩下。……”

“你再好好想想，到底打了幾下？”預審員打斷了他的話，嚴肅地問他。

“這個，這個，……可能是三下。”他拍拍自己的禿腦門，用狡黠的眼光瞟了預審員一眼。

“打死人得償命你知道嗎？”

“知道。唉！我該死，我混蛋，這次我做錯了。”他皺着眉頭，黃豆大的汗珠從腦門裏鑽出來。但這總也掩蓋不住他內心的兇

惡和陰險。

×

×

×

從這次審訊當中，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地看到反革命分子的兇惡面目，他們時刻在企圖暗算我們，破壞我們。老虎是要吃人的，對他們決不能寬容。我們必須提高警惕，堅決、徹底、乾淨、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！

（吳漢民）

機智的孫玉蘭和米淑蘭

一九五二年七月，有個叫張萬祿的從香港回來，他家住在天津市塘沽區解放路花園中街。他對外人言稱他是香港失業沒法生活才回來的。

張萬祿回到了離開兩年多的家。在鄰居街坊的印象裏，人們都感到他和從前不大一樣了。以前，人們常聽到他罵罵咧咧地不滿意政府；現在呢，聽不到他再說這樣的話了。在人羣堆裏，張萬祿常是有說有笑地和大家閒談，問問街道工作或開會，讀報等等這些事情。有時，他還要鄰居的一個婦女幫助他家院裏的兩個老太太進步，他殷勤地說：“在新社會，人都要懂得新道理，也得叫老太太們開化開化腦筋。”

張萬祿說他自己是因為失業才回來的，可是回來以後卻並不忙着找工作。

不幹活不做事，張萬祿怎麼打發自己的日子呢？每天，他進進出出地總是閒逛，在書場和玩球、彈棋的地方常能看到他。但有時候，他白天不出屋子，夜間出去却很晚才回來，他說他是到新港或永利、久大等處跳舞去了。有的時候，他還拿起魚竿去釣

釣魚，或揸着筐拾回一堆柴禾來。

張萬祿沒有工作，但生活却很好，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來找他，到一塊就大吃大喝，不是談跳舞，就是講女人。有一回，他家一次就買來五袋白麵。張萬祿對別人講，說他在香港有個親戚常寄錢來。又說，這些錢是他在香港“走私”時存下來的。起先他說存的錢不多，以後却不斷地增加錢數，好像他“走私”存下來的錢是取用不完的。

別讓這個張萬祿再胡說八道了。警覺的人們從很早就發覺了他的可疑，注意上了他的一切詭密活動。其中有兩個人是家庭婦女。

家庭婦女孫玉蘭是街道治安幹事，她是張萬祿的一個近鄰，孫玉蘭曾問過張萬祿願意不願意就業，結果被張萬祿給碰了回來。她事後就想：張萬祿不願意就業，但他成天大吃大喝，是哪兒來的錢呢？孫玉蘭把自己想的事情告訴了公安部門。一九五三年四月四日，她聽到郵局投遞員喊：“給張家匯錢來了，要張萬祿的手戳。”她就追了出去。張萬祿那天未在家，她從投遞員那兒知道從香港匯來了一百多萬元（舊幣）。她想：張萬祿在香港是有個親戚，但從前怎麼不常寄錢呢？怎麼一下子就寄這麼多？她突然靈機一動：“別是特務給捐來的吧！”

自此以後，孫玉蘭時時注意張萬祿的行動，但她有個腿疼的病，怕自己頂不下來這件事情，就想到張萬祿院裏有個青年婦女叫米淑蘭可以幫助自己，她把這件事情和米淑蘭作了研究。

米淑蘭也打早就在懷疑這個張萬祿。她住在張萬祿的套間屋裏，另走一個門，來往都路過張萬祿屋的窗戶，知道很多關於張萬祿的事情。她看見張萬祿的屋裏常掛着窗簾，有人來找張萬祿時，他們就一起躺在炕上說話，總是噥噥喳喳的。

一九五三年五月五日早上，米淑蘭從張萬祿的窗前經過，看

見張萬祿在窗台前寫字，好像是蘸着白水在一張寫好字的信上描劃。她很快地就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孫玉蘭，孫玉蘭走過來看時，張萬祿還在那裏寫呢！這時，張萬祿看見有人來了，就驚慌地把那寫字的信紙往屁股底下掖。孫玉蘭看到眼裏，就機智地對張萬祿說：“你還會寫信哪，改日我們老叔來信時，就煩你受累給寫回信吧！”因為她態度很自然，把張萬祿給穩住了。

這兩個家庭婦女把她們看到的情形告訴給了當地的公安派出所。經過公安部門的長期偵察，終於弄清了張萬祿是美蔣特務機關從香港派來大陸搜集情報、進行破壞活動的特務。這個特務曾經以河邊釣魚、在鐵路附近打柴為掩護，刺探了我們的軍運等情況；他還利用某些工人麻痺大意，不注意保守國家機密的弱點，通過購糧、跳舞等方式，從工人嘴裏刺探了我方的倉庫儲存、駐軍多少和兄弟國家進口物資等情報。他還利用跳舞機會進入新港，觀測和刺探了新港修建工程中的若干重要情況。

美蔣特務張萬祿是一九五〇年由塘沽逃到香港的，在香港參加了蔣匪“內調局”的特務組織，又於一九五二年七月潛返塘沽，到一九五三年九月被捕。在這期間，特務張萬祿先後給美蔣特務機關發出了二十多份重要情報。

張萬祿的特務活動給了我們一個教訓：必須隨時提高警惕，防備壞人，必須隨時注意保守國家機密。反革命分子決不會放鬆對我們革命事業的破壞活動，而他們的任何一點點得手，都將給我們人民造成巨大的損失。

（憶 曾）

不速之客

一九五五年春節前的一個晚上，龔玉華忙着趕完了一天的活兒，便匆匆回到家裏。龔玉華在天津市第四區十一經路生產自救組做工，她是人民陪審員，解放後一直參加街道工作。因為春節到了，她惦記着過節的事。剛一進門，發現家裏來了一個生人。她怔了一會，才從記憶裏認出這個“不速之客”，原來是她丈夫三十多年前在一個糧棧裏的同事。這個人作了自我介紹，說他叫陳永明。多年不見了，龔玉華開始向他問長問短：

“您從哪兒來呀？”

“從北京來。”

“做什麼工作啦？”

“在建築公司。”他說着隨手還從口袋裏拿出一個紅色的工作證來。

龔玉華不識字，也看不出他拿的是什麼“證”，却只覺得這個人模樣變了，打扮也變了。他穿着一身工人制服，外套一件藍布棉襖，還帶着一個小布包。當年的一付神氣相已經完全消失了。

“現在的工作還不錯吧？”龔玉華問。

“我現在能吃苦啦！挑土、抬磚、打掃茅房……樣樣都幹得來，過渡時期嘛，咱就要忍受一些。”陳永明說着，現出一臉苦笑。

龔玉華又和他聊了片刻，因惦記着過節的事，就請他稍坐一會兒。臨出來的時候，龔玉華說：

“在這兒住幾天吧，我給您報個戶口去。”

“不用報了，我呆不住，過兩天公司開工了，我就要起程去。”

陳永明急忙攔阻說。

龔玉華心想：春節期間，公司裏可能停了伙，他家在灤縣，離北京又遠，可能是來津順便看望一下老同事，在一起湊湊熱鬧吧。

轉眼間，舊曆正月已經來到。陳永明在龔玉華的家裏已住了四、五天了。可是他並沒有忙着回北京的意思，這時龔玉華可就有些担心了，她不是担心別的，担心的是她的家庭收入不多，住長了可真有些擔當不起。她就把這番心思告訴了她的丈夫。

她的丈夫說：“他可能是沒有盤纏啦。”

這樣，陳永明就一直在她家裏住了十多天，等到龔玉華發薪時，借給了他五萬元（舊幣），才把他打發走了。

不過一個多月，陳永明又來了。這次，神色顯得有些慌張。龔玉華問他，爲什麼又回來了？他說：“公司裏正在冬訓，還沒開工。”

龔玉華從早到晚，忙着生產組裏的活兒，並沒有去深追細問，只是覺得這個人有些奇怪。這次，他又住了五天。後來，龔玉華家借給他三萬元（舊幣），他便走了。

五月間，突然，陳永明又來了。他的面孔、脖子、手臂都被晒得通紅，好像是在野地裏露宿過很久似的。龔玉華看他講話時，腦門直冒汗珠子，可就真的納悶了。便問

“你怎的又回來了？”

“還是沒有開工。”陳永明說。

龔玉華想：聽說胡同裏的老張也是在什麼建築公司做工的，可是人家在春節回了一趟家，不久就回去了。他爲什麼老說沒開工呢？這裏邊有點蹊蹺。

這天晚上，龔玉華問起她丈夫：“你知道不，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”她丈夫遲遲不肯講，這時，龔玉華嚴肅地說：“你要是知道他有罪惡不說，那就是包庇反革命。”她丈夫有點害怕了，這才